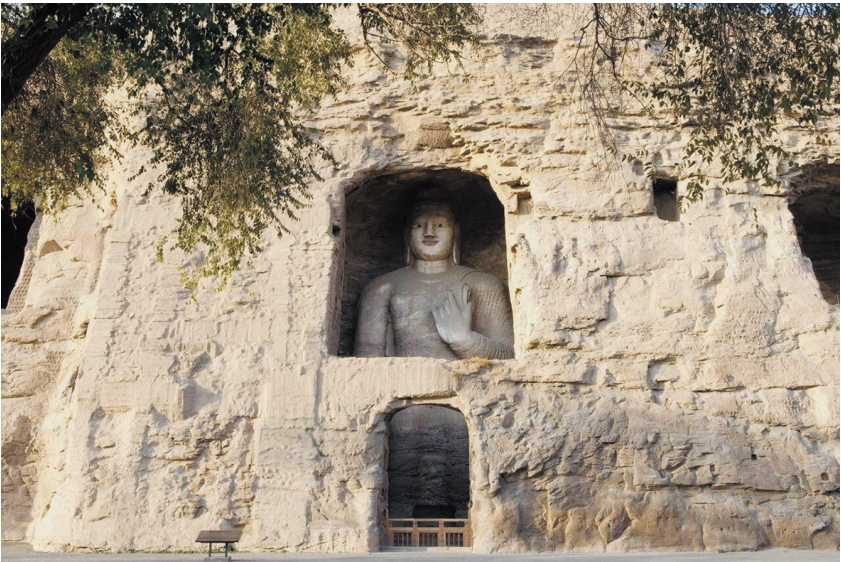


“云冈人”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

本报记者 赵永宏



第18窟，“昙曜五窟”之一，主尊身披一件罕见的千佛袈裟

在晋北苍茫的群山之间，武州山静默伫立。它的山体上，1500多年前的斧凿声早已消散，却留下了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无字天书”。云冈石窟，这座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是佛教艺术的瑰宝，更是无数“云冈人”用生命写就的史诗。所谓“云冈人”，远不止是那些姓名湮没在历史尘烟中的北魏工匠，它更是一个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是雕刻者、守护者、研究者，是每一个与这片山崖产生共鸣、引发共情的人。这本“书”，凿于山崖，刻于人心，永远读不完。

无名者的信仰与尊严——北魏工匠的镌刻

翻开这部巨著的开篇，扑面而来的不是煌煌帝王的威仪，而是无名工匠掌心的温度。公元5世纪，北魏皇室征调天下工匠，数以万计的匠人从甘肃、河北、山东、西域等地汇聚平城。他们是史书中不被记载的“杂户”，地位卑微，子承父业，不得读书入仕。然而，正是这群连名字都几乎被湮没的人，用一生的沉默对抗着山岩的冰冷。

在云冈第18窟主佛左手握持的袈

裟内侧，距地面十余米的高处，工匠偷偷雕刻了一幅“儒童本生”故事图，那个位置寻常人根本看不到。这无疑危险的“违规”——皇家工程严禁借题发挥，可他依然冒着风险，将自己虔诚的心愿藏于佛衣的褶皱间。他或许根本没打算让谁看见，只想在这浩大的工程中留下属于自己的一个秘密。还有那第8窟后室南壁明窗西侧，离地面约11米高的地方，有一尊萌萌的供养菩萨像，嘴角含笑，脸颊嵌着一对深深的酒窝，温婉如邻家女子。在那个森严的造像仪轨下，是哪位工匠偷偷注入了自己对人间之美的理解？

他们远徙异乡，举目无亲，身份连“民”都不如，却怀揣着怎样的超我信仰，才能雕出这般惊艳千年的微笑？前几年在维修第3窟时，人们在接近窟顶的石壁上发现了“川州张德”“杜虎”“宋文信”等刻名。那是他们在历史缝隙中留下的微弱之声，证明他们曾真实地来过、凿过、爱过。这部“书”的文字，由斧凿刻成，每一刀都蘸着尊严与人性。

融合与创造的智慧——“云冈模式”的诞生

“云冈人”的智慧，不仅在于技艺，更在于胸襟。拓跋鲜卑以马上得天下，入主中原后，并没有固守本族旧习，而是以惊人的开放姿态，将匈奴、羯、氐、羌、高丽以及西域各国的工匠与僧侣汇聚于武州山下。平城成了多民族、多文化的熔炉，凉州的石窟传统、中山的雕刻技法、青齐的南朝新风、西域的犍陀罗艺术，甚至古希腊的柱式元素，都在武州石壁之上碰撞交融。

宿白先生提出的“云冈模式”，其核心正是这种融合创新的魄力。依据古代工匠智慧和西方艺术源流，实现“胡貌梵相”与“褒衣博带”并存，既有印度佛教的庄严，又注入了鲜卑民族的雄浑与汉文化的飘逸。这不仅仅是一次艺术风格的转变，更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教科书。北魏皇室以其新兴民族的魄力，消化了东西南北的各种技艺，创造出影响整个北方石窟寺的范式。当我们在第6窟看到那些身着汉族宽袍的佛像时，读到的不仅是佛教的中国化，更是拓跋鲜卑主动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的决心。这部“书”的内容，因包容而博大精深。

千年守护的接力——从“急诊医生”到“预防性保护”

书卷翻过千年，如今执笔续写的是当代的“云冈人”。他们不再手握刻刀，而是操控着三维激光扫描仪和微波水分仪。2020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考察时强调，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如今，这嘱托成了新时代“云冈人”的使命。

6年来，云冈的保护实现了从“抢救性”向“预防性”的战略转型。天空有遥感卫星与无人机巡航，地面有精密传感器实时监测岩体的微小位移与温湿度变化。面对大同地区骤增的降雨，研究者利用数字建模分析水害路径，像“保健医生”一样“治未病”。为了让云冈

“活”起来，第12窟的3D打印复制窟开启动了“行走世界”之旅，从浙江到上海，让远方的观众也能触摸千年记忆。云冈研究院的讲解员，则在一线不断调整讲解词，力求让游客“通过讲历史故事，了解石窟背后的文化内涵，产生自豪感”。

与此同时，云冈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正在崛起。2026年，云冈学研究联盟成立，18所高校与科研机构携手，力图破解资源分散、协同不足的难题。他们研究的不再只是石窟本体，还包括北魏平城的历史遗存、民族交融乃至中西交通。这部“书”的注解，因为科技与学术的加持，正变得前所未有的精微与深邃。

“云冈人”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正如《南方人物周刊》总主笔蒯乐昊所说，1500年前，人们虔诚发愿，要在灵山巨岩之上营造出一个盛极的佛国，这是人的信仰，人的工程。到今天依然如此。云冈留下了神性的容颜，讲述的却是人的故事，呈现的也是人的事业。有些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更多的人没有，这些具名者和无名者试图以自己短暂的一生去连接永恒的努力，聚合起来，最终缔造了云冈。满山遍野大大小小的神佛、菩萨、天人、力士、飞天、供养……密密麻麻的形象，折射的都是人。人是万物的尺度，亦是文明的核心。“是人的温度和悲欢，让云冈穿越历史，呈现出今天的面貌；也是人的努力和持守，决定了云冈在未来可能的模样。”蒯乐昊告诉记者。

“云冈人”这部“书”，值得每个人认真地去品读。因为每读一遍，你就会发现，它的扉页上，有无名工匠刻在佛衣褶皱里的小秘密；每读一遍，它的篇章间，蕴藏着多民族血脉交融的宏大叙事；每读一遍，它的跋文里，记录的是当代守护者用科技与敬畏写下的承诺。正如那尊含笑的菩萨，1500年前惊艳了山崖，今朝依然温润着我们的目光。这部石头史书，镌刻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包容性与生命力，无论你怎么去读它，都不过分，都不尽兴，因为每一代人，都会在上面读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页。

冰心的三次云冈书写

许玮

作为20世纪杰出的文学家，冰心一生经历丰富，创作成就斐然，留下了4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就有关于云冈石窟的篇章。

熟悉冰心的读者，或熟悉云冈石窟民国往事的人，大概都知道，1934年7月，冰心、吴文藻夫妇和郑振铎、雷洁琼等文化名家组成“平绥沿线旅行团”，到访塞外大同，于7月11日、12日、13日参观了云冈石窟这座由北魏皇家倾举国之力求凿的艺术宝库。

1935年1月底，冰心完成《平绥沿线旅行纪》一书。书中，她不吝笔墨，倾情描摹云冈的壮美，以及心灵受到的震撼。

万化化身，罗列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儿骤入宝库，神魂丧失，莫知所措，事后追忆亦如梦入天宮，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

这是冰心写云冈石窟最精彩的一段，足见她的文字功底。后来，这篇文章被收入多种版本的语文阅读教材，是现当代文化大家书写云冈的名篇。

从北魏开凿到民国年间，近1500载沧海桑田，彼时的云冈石窟，诚如史学大家陈垣先生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里所言，“古洞荒凉，荆榛满目。”冰心既看到了石窟的宏伟，也看到了它的风化和残损，更有造像被盗割后的触目惊心，却无力扭转或改变它的颓势，只能借文字抒怀。不过，她自此对这座佛教艺术宝库常怀牵挂，其后的岁月，又在相关文章里提到了云冈，既表达对石窟艺术的赞叹，也呼吁世人的关注和保护。

二

1946年秋，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赴日本，处理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战后事宜。不久，冰心偕小女儿宗黎也赴日本，与丈夫团聚，开启了数载旅日岁月。

在日本，冰心常有文章发表，书写日本印象和旅日感受。这些文章，多登

于日刊，故而国内的读者很难看到。冰心逝世后，不少文章才以“佚文”的形式，由日本学者收集并译回中文，其中，《日本的风景》一文，提到了云冈石窟。

此文写于1948年五月二十二日，最初发表于《女性线》1948年7月第3卷第7号，属于冰心篇幅较长的散文。她在文中细数了日本的山川风物和旅行感受，特别是在日本期间，参观了许多著名博物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日本的几家顶尖博物馆，都藏有云冈造像，一尊尊精美的佛首，在民国年间被盗凿、贩卖，流落东瀛。看到云冈造像时，冰心的感喟可想而知。不过，日本对文物的重视程度和保护力度，又引发了她的沉思。于是，参观了奈良法隆寺后，她写道：

日本保存古代雕刻和壁画的各种技术是中国应该学习的。我认为中国的云冈(山西省)、敦煌(甘肃省)、龙门(河南省)以及无数的古迹也应该那样珍藏。

冰心未在文中介绍日本保存古代雕刻和壁画的各种技术，但从这段话里可以读出她当时的心境，那就是希望国人在保护文物方面，借鉴日本的有益经验和技術，尤其是像云冈、敦煌、龙门这样的大型石刻文物。

自1946年赴日后，冰心惦念着隔海相望的祖国，常常想到那些在战火硝烟笼罩之下的文物古迹。她写《日本的风景》时，1934年夏天到访云冈石窟的情景，或许仍历历在目，但身在异国，无法知晓云冈是得到了保护，还是任其荒废，只能遥遥祝福了。

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包括云冈石窟在内的祖国各地的文物古迹，不再被任意偷盗和毁坏，而冰心一家于1951年秋回到新中国，结束了在海外的漂泊。

1960年，回国已多年的冰心，写了一篇杂感《戴着丝手套的贼手》，发表于当年2月27日的《北京晚报》。文章痛斥西方列强对中国文物的覬覦和掠夺，而写此文的缘起，一方面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一方面是冰心忆及自己出访欧美时，在各大博物馆屡屡见

到中国文物的情景。她回忆道：

这些年来，我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博物馆里，看到的中国的铜器、石像、玉器、磁器、字画……几乎都是他们在中国豪夺巧取的赃物。看到我们不能忘却的国宝，被强盗们恬不知耻地陈列在玻璃橱里，当作自己的财富来炫耀的时候，总引起我心中熊熊的怒火！

冰心生于1900年，民国二年（1913）她十三岁时，举家搬到了北京。她虽未亲历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但目睹了列强欺凌之下的积贫积弱、民不聊生，每每在文章里提到那场“庚子之乱”，而中华文明瑰宝的流散，引起了她心底深深的悲愤。1936年，冰心随丈夫赴欧洲游历，为期一年，参观了许多国家的博物馆，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中国文物。欧美的博物馆，有的藏有云冈石窟造像，她游览时或许看到过，于是在文中慨叹：

当我想起云冈或龙门千千万万大小无头的佛像的时候，我知道我们被盗的珍物，都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一拂地有声的发问，既展现了冰心温婉、清丽之外的另一面，也表达了她对云冈和龙门这两座伟大艺术宝库的牵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冈石窟



1934年7月，冰心（左二站立者）和友人在云冈石窟露天大佛臂弯处留影

迎来了新生。就在地写《戴着丝手套的贼手》的20世纪60年代初，云冈石窟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开启了对第1窟和第2窟的抢救性修复，到1963年，首期保护修缮工程通过验收，不但扭转了几个洞窟的颓势，也使大量濒临崩塌的雕刻得到挽救。

冰心一生中，虽只在民国年间来过大同，却数次书写云冈石窟。这些文章，既是优美的文学作品，也可当史料研读。旧日历史早已翻页，如今的云冈，佛窟壮美、景致幽雅，气象一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人前来瞻拜。冰心先生有知，定感欣慰。

天高奩和 境生象外 王天銮云冈艺术主题油画展在天津启幕



画展启幕现场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8月22日，“天高奩和，境生象外——王天銮云冈艺术主题油画展”在天津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天津美术馆、云冈研究院、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联合主办，天津美术学院协办。展览集中呈现艺术家王天銮深耕云冈石窟空间美学40载打磨的60余幅云冈主题原创油画精品。云冈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宁波，综合部部长赫福强赴天津参加开幕式。

王天銮，1946年生于烟台，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美术家协会会员。20世纪90年代，受天津市政府委托，先后创作聂士成铜像、珠韵、邮路漫漫以及和平路金街“大铜钱”等天津市标志性公共艺术作品。2008年担任奥运会景观雕塑大赛组委会委员及天津展承办总监，筹办奥运会大型雕塑系列作品巡展以及中国雕塑精品展。

自上世纪80年代，王天銮与云冈结缘。从2004年起持续深耕云冈美学领域，为溯源丝路文脉与东西审美交融脉络，她多次赴云冈石窟实地考察，并踏访敦煌、麦积山、炳灵寺、克孜尔等丝路核心石窟群，更远赴欧洲古文明遗址开展跨文明美学对比研究，系统梳理并厘清了欧亚建筑与装饰美学沿丝绸之路传播、交融、演变的完整脉络。数十年潜心治学调研，她精准考究石窟肌理、造像形制与原生营造体系，构建起独具特色的云冈石窟空间美学理论体系，先后出版《岩·时空》《云冈石窟空间艺术》《云冈石窟空间宇宙观》三部学术专著。三部著作层层递进、体系完备，以全新学术视角阐释北魏石窟空间布局精髓与各民族文明交融的深层内涵。

本次展览以云冈石窟空间美学为核心主线，是王天銮学术研究与艺术

创作深度融合的标志性成果。其云冈主题油画打破中西艺术壁垒，以西方油画技法为载体，融合敦煌线描的灵动气韵、藏地唐卡的构图范式，结合西方几何造型美学逻辑，为千年石窟赋予全新的当代艺术表达。展览完整呈现其40年艺术探索的三大创作阶段，将晦涩的石窟学术理论转化为直观、鲜活的视觉语言，实现了文物美学的大众化传播，生动彰显出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鲜明特质。

开幕式现场，王天銮全新学术著作《云冈石窟空间宇宙观》正式首发，津晋两地文博、艺术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围绕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开展“王天銮云冈艺术主题油画展”研讨会，探讨云冈石窟艺术的活化利用与价值阐释。

云冈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宁波在致辞中表示，王天銮的油画作品高度复原了云冈石窟开凿之初的恢弘神采与艺术原貌。其三部学术著作与系列油画作品互为印证、相辅相成，是当代学界与艺术界阐释、活化云冈石窟价值的标杆性成果，对构建云冈文化传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更多文艺工作者聚焦云冈石窟世界文化遗产，以现代化、艺术化的创作方式解构重塑石窟之美，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与文明交流互鉴。

谈及40年坚守的创作初心，王天銮表示，传递真善美、树立正向审美标准，是当代艺术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她始终敬畏云冈文脉，敬畏自然艺术，坚持以画笔为载体，传递千年石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她希望通过系列创作，让更多人读懂云冈美学、理解丝路文明交融内涵，以艺术之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次展览持续至9月19日，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遇见云冈》

云冈石窟红漆编号里的山河隐痛

本报记者 赵小霞

在云冈石窟，一个场景反复上演：游客指着洞窟内突兀的红油漆数字连连发问，讲解员则借此机会，沉重地讲述着洞窟中许多佛头不幸丢失的历史。那些刺眼的红色数字，并非古人的题记，而是近百年前，学者常惠用一罐红漆，在空荡荡的佛顶旁留下的悲壮记录。它们无声地诉说着文明的劫难，也标记着中国人守护国宝的最初觉醒。

云冈院史馆里存放着这段历史深刻的记忆，《遇见云冈》栏目将镜头聚焦馆内佛头被盗专题展区。看着展板旁黑白照片里身首异处的残缺雕像，历史的厚重与人为的破坏交织在一起，让人心头一紧。展板上罗列的流失名录触目惊心——高41cm的佛头，出自第16-1窟东壁中层拱龛，现藏哈佛赛克勒博物馆；高50.2cm的佛像，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高35.5cm的菩萨像，1942年由洛克菲勒夫人捐赠给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高39cm的佛像，原为日本私人收藏，1948至1991年间借展于美国洛杉矶艺术博物馆。四件造像中，唯有哈佛赛克勒那件能透过常惠的红漆编号，精确追溯到第16-1窟东壁那座“实在很美的”二佛并坐像。而大阪的50.2cm佛头、大都会的35.5cm菩萨、洛杉矶借展的39cm佛像，它们的原窟号如同那些被凿去的微笑一般，成为云冈永恒的谜。云冈研究院专家赵昆雨《被盗的云冈——悲伤的第16-1窟》《云冈流失造像四题》，是目前关于云冈流失造像最权威的考证文献。

老照片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动荡的岁月。1907年，法国汉学家沙琳到访云冈，为石窟留下最早影像记录。可随着云冈声名远播，不法文物贩子闻风而至，当地村民受利益蛊惑，大肆凿窃佛头。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1910年的收购清单，成为云冈造像被盗最早的文字凭证——馆内当天入藏两件来自云冈的佛头，内部编号8502、8503。一尊尊精美佛像身首异处，瑰宝流散海外，千年石窟满目疮痍。

石鼓洞失去佛头22颗；寒泉洞失去佛头7颗；碧霞洞风雨剥蚀已无佛像……这是常惠实地勘察记录下的惨状。除去无洞基痕迹的残迹，他统计出云冈石窟共有96颗石质佛头被盗。一行行朴素的文字，写在泛黄的报告手稿之上，数字冰冷刺眼——这是95年前常惠在《山西大同云冈调查报告》中留下的“常惠编号”，是云冈石窟历史上第一份文物被盗摸底清单，也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国宝伤痛。历经近百年时光，红漆标记依旧残留在石窟造像之上，无声诉说着当年文物流失的劫难。

常惠不仅是第一位系统调查云冈石窟的中国学者，更为石窟保护开出良方。调查结束后，他向地方当局提出五条保护举措，为后世云冈文物保护筑牢根基。消息传开，蔡元培专门致电阎锡山呼吁严加防护，报刊接连刊登被盗影像，社会各界开始关注云冈的危机。此后赵邦彦再度赴云冈核查，梁思成、林徽因等学者持续开展建筑研究，一代代文保人接力守护这座艺术宝库。曾经伤痕累累的石窟，如今拥有完善的安防体系，专业的保护团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迎接八方来客。

走出院史馆，望向山崖间绵延的洞窟。那些残留的红漆编号，是历史的警钟。云冈石窟凝聚着北魏工匠的心血，见证着民族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流。从常惠孤身摸底调查，到当代云冈人科学修缮、永续传承，一代代守护者的赓续薪火。遇见云冈，我们看见绝世的艺术，读懂文物的重量，更铭记守护民族文化根脉，是所有人永恒的责任。



关注大同日报融媒体中心看更多精彩内容